

虞  
初  
續  
志

虞初續志卷三

小娘嬾山館重校刊

玉纏鄭澍若醒愚編

侯方域魏禧傳

邵長蘅

侯方域字朝宗。桐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尚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于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數大鍼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鍼愧且恚。然無可如何。詞知方域與三人者相善也。私念得

交侯生因侯生以交于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  
交。懽。方。域。方。域。覽。之。謝。客。不。與。通。時。大。鉞。家。有。伶  
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又。值  
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  
大。鉞。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誦。之。方。度。曲。四  
座。稱。善。奴。走。告。大。鉞。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  
箕。踞。叫。喚。語。稍。及。大。鉞。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鉞  
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後。數。年。南。都。擁  
立。大。鉞。驟。柄。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  
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

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肺肝譽之不容口援友之阨能不恡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洵出督師授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穎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師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何就左良玉于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于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輒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于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

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迄于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于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旣沒。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鉞敗。脫歸。後十餘年卒于家。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遺稿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于時。魏禧字叔

子一字流叔。贛之寧都人。其生以天啟甲子。後方域大亂。然不相識。方域既早歿。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吒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畧。善擘畫理勢。終幹微髭。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

寧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圻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圻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置閘爲守望。土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爲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旣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當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撫擬。如世之貌似大。

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採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于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颯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毗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槁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舁舁之至門禧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復二年赴



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  
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  
卷。兄詳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俟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  
傳之。方域才氣。蹶弛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  
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妖諸生。悲夫。  
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  
就。語人曰。吾仕無害于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  
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士之責。  
也。旣已更立三朝。身逢賢聖之主。而皜然不肯少。

汚其志賢已嗚呼。禧儻自謂與。

鄭醒愚曰。磊落傲岸之氣。二公得此以傳。

總制汪公逸事

毛際可

公名喬年。字歲星。明天啟壬戌進士。官刑部出守青州。陞東萊道。視學秦中。歷任三邊總制。寇陷襄城。死之。公仕宦不攜家室。讞決告令錢穀鈎會。暨督學試生儒。皆身任校閱。無人幕賓。一子早夭。遂安余國楨計偕過山東。有執轡卒。訊及邑里。輒訝曰。君里有汪公者。其嗣子邁疾。吾青人士登泰山祈禱者。以千計。今無恙乎。曰。死矣。卒撫膺泣下。青

州黃綬曰。吾少未習公。然吾鄉人至今稱汪夫子。里諺有汪不解擔之語。以其聽斷明決。不俟信宿。弛擔也。視學秦中。以儉率諸生。章服盡布素。校士必焚香告天。故拔置盡一時寒士。後井姓者繼公。時人爲之謠曰。有學莫忙。須待汪。有錢莫省。須待井。迄今兒童猶傳誦之。黃州赤壁有八十老翁。舊爲公部曲者。曰。公任總制未數月。赴援河南。師次襄城。刃旣接。大帥賀人龍等。久蓄異志。皆潰去。公孤軍城守。賊圍環匝。號數十萬。百道攻城。公登埤坐矢石間。隨機以應。殺賊數千人。賊憤甚。左右泣。

諫曰眾寡不敵。蓋自爲計。公怒奮拳折其一齒。無何城陷。猶手刃三賊。被執。公罵不絕口。賊割其耳鼻。磔屍而去。襄人建忠烈祠以祀。近常州陳玉璫嘗記李顥父可從同公遇難事。與其言相符云。公遺行罕所紀述。余所習聞則多得之于老儒退校及行道素不謀面之人。可以知公之大畧矣。鄭醯愚曰。着墨不多。全神已繪。

### 家貞女墮樓記

毛奇齡

家貞女者祥符知縣會侯女也。貞女已成婦三日而猶稱女。或曰昔荀爽之女爲陰瑜妻。雖旣死而

稱荀氏女。或曰祥符民父母會侯會上貞女事于臺。以父母故女之貞女許字方翰林渭仁之子奕昭。方毛故世婚比之羊鄧而會侯與渭仁又以文章相親好。其訂爲婚。姬故無所負。獨是奕昭久病。瘵當會侯。以被召來京師。予見奕昭于會侯之寓。疑其肌清而損容澤。不外著恐不年而會侯再任祥符。其明年夏奕昭就婚祥符官舍。則負病往自京師。達祥符千餘里。鞍轡道路病愈劇。會侯初難之。然旣已至此。無還理。乃遂于病中強爲脫襦甫脫。卽就外舍。當是時其病中之扶持起居。嘗藥和。

飲雪垢。搥蔑其重。有累于貞女者。不待言也。至病革。奕昭泣曰。吾此來百悔。亦何及矣。雖然。吾敢以三口誤汝。終身哉。女曰。子不讀茱萸之詩乎。其夫有惡疾。雖未婚。猶不忍去也。况三日耶。既而易簪。女不食。父強之始食。初女少時。以食蒸羊致病。中死法久斷不食。至是忽食之。以爲得速死也。會會侯以卓異再被召。將赴考選。而謠詠適至。會侯居平頗鬱鬱。女伺父不懌。陽爲好容。施施然如尋常。初欲自裁。有二侍婢同臥起。及是稍懈。嘗坐私室。淚縱橫被面。母至強拭曰。不謂小寒遂噫。噀至此。

時二月易冬服。女僮請擇其擱澣者曰：吾能再御此耶？女僮怪問之，隨亂以他語。康熙二十年三月六日日暝，登樓呼女僮執燭隨後示不疑，行至牕欄將閉，牕委身而墮，淒去地二丈許，下甃以石攬擲之，將必靡碎而肢體不壞，惟口嘔闕血，眸子黑白，溷數日。一若有鬼神維護之者，噫異矣！祥符鄉三老憾會侯者，爲會侯勒石頌去思，而并上其事于臺表之。雖女年尙少，未當旌然而靡他可知矣。祥符紳士皆有詩，而予爲記之如此，且以告夫後比之爲詩若文者。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毛奇齡

宣城徐烈婦。生而許字其同鄉兒施氏。稍長。邑豪湯一泰者。豔其色。倚從子官翰林烜赫。謀之徐之無賴者。而委之禽烈婦。父拒之。勿受。然慮有變。立趣施娶女去。豪大怒。湯族居兵林。獨翰林以貴。故郡居會翰林從郡還。阿于途。湯族傳豪者。佯聞而唾之。曰。止。家有婦而不能庇。而第阿族人何耶。翰林初不解。及詢知。亦怒。使訟之郡。郡太守張君直施。則復訟之臺。使者使下郡覆讞。當是時。雨。造各詣縣解豪張甚。靡僕摔擊。施徐之在解者。血。歲。獲。



落甚至篡取其媒氏匿之勿令解及解而施之。父諸生也。諸生有不平者譁而起。各執詞詣郡亭。豪亦賂諸生相持。太守見諸生者各有直。然未分也。令曰。諸生直施者居墀左。直湯者右。則多居左者。豪益怒。麾僕伺郡亭。擊居左者。烈婦時就解。旣已怖。甚至是泣曰。湯橫如此。吾不終爲施婦矣。萬一暴篡之。如之何。其姑聞其言不省。夜同祖母寢。逮曙。忽失烈婦。所時四月晦日。雨後跡之。則遺一履在青魚塘傍。旣明。出其屍以告太守。太守方坐廳事。聞之。仰而曰。有是哉。賢乎得死所矣。趣駕親驗。

則自領巾而袒而襦而縑。祿連紐不解。太守與觀者數百人皆掩泣已而謀所以停棺者。近塘有張睢陽祠。衆欲殯于祠而祝不可。請卜之神。卜襲吉。祝猶難之。衆曰。然則惟祝卜之耳。俗卜剖簪以取向背。其象衡拂。神則縱祝。擲之簪縱。于是衆闕然。蜂擁而入。萬歷二十七年。郡太守張君德明請于督學御史陳君子貞。操江都御史耿君定力旌之。建烈女祠。未幾督學御史熊君廷弼者翰林門下士也。其按宣城則盡反前事。殷祠禡諸生之左。施徐者而簪之人。凡六易簪也。漢制簪令卽今之竹板也。富簪者簪鬋。每簪五

數爲蜚竟內之獄有庾死者已而督學御史賈君  
繼善踵至則又反前事旌庾死者題以官而給廩  
餼于諸生之未死者使得按年貢其按年自被害  
日始崇禎元年巡按御史田君惟嘉聞于廷復祠  
名不泯香名祠在迎春巷東至康熙二十年侍讀  
施君閏章屬某爲記記曰予至宣城宣城人多能  
言烈婦事者云烈婦名領姑其父子仁與諸生施  
大德者同里閑相愛不能已遂爲婚姻湯故名閩  
然施徐亦不相下時徐尙有司寇君名元太者鄉  
居當烈婦之死盛暑桐棺如苴而蠅不敢近衆奇

之。弔。之。者。塚。其。香。路。傍。如。邱。山。可。寇。君。亦。冠。大。布。  
受。弔。祠。下。時。以。爲。榮。然。且。湯。徐。之。爭。其。勢。力。不。敵。  
如。此。祠。此。者。可。鑒。矣。重。爲。詞。曰。祠。  
惟。此。祠。以。烈。名。豈。與。勢。爭。毀。成。祠。再。成。名。不。毀。祠。  
此。者。以。世。世。

鄭醒愚曰婦有定識有定力乃能葆節完貞

黃孝子傳

歸莊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建文時殉難給事中諱鉞  
之裔也先世常熟人後徙家蘇州之西郊孝子之  
父以崇禎癸未選得雲南大姚知縣挈其室及弟

之。孤。赴。任。孝。子。畱。家。已。而。兩。京。陷。沒。閩。浙。不。守。西。  
南。復。立。國。江。楚。兩。粵。連。年。戰。爭。行。旅。斷。絕。雲。南。遠。  
在。荒。徼。書。問。不。通。孝。子。思。戀。晨。昏。日。夜。西。南。望。慟。  
哭。日。盡。腫。一。旦。忽。自。奮。願。獨。行。萬。里。訪。親。親。朋。謂。  
途。中。險。阻。兵。戈。卽。去。安。得。達。止。之。不。止。拜。祖。墓。別。  
妻。子。而。行。誓。不。得。父。母。不。歸。在。途。半。年。達。大。姚。得。  
見。父。母。皆。無。恙。畱。五。月。餘。復。奉。父。母。發。大。姚。入。閬。  
月。抵。家。孝。子。一。身。跋。涉。山。川。歷。戎。馬。縱。橫。之。地。往。  
還。曲。折。二。萬。餘。里。竟。得。如。其。志。余。竒。之。因。掇。其。紀。  
行。一。編。節。而。傳。之。孝。子。以。辛。卯。年。十。二。月。朔。擔。

囊一盞一草屨啟行。從吳江入嘉興。至杭州。渡錢塘江。歷嚴州。衢州。入廣信之玉山。歷撫州。臨江。渡章江。歷袁州。入長沙之醴陵。渡湘江。歷寶慶。至武岡州。時壬辰二月下旬也。八九十日之中。陸行者十九。九江行者十一。觸冰雪。風雨。陷泥淖。涉深溪。踰峻嶺。手常擎盞。酸楚不能舉足。重繭痛不可忍。或血瘀赤腫。則刺血出之。復行。體憊甚。往往僵臥道旁。人見孝子。問知其故。無不歎息。顧以爲困憊如此。而前途尙遙。又兵馬塞路。荒山多虎。不可往。孝子知有父母。不顧其身。乃曰。出門時早知如此。雖

艱危敢不自力。乃養足五日。復前行。由武岡而西。歷靖州。循沅江而上。入貴州之晃州。貴州自丁亥以後。北兵自楚攻其東。西兵自蜀攻其北。王皮兩將軍左右支大敵。固守累年不下。至己丑。爲西兵所敗。故境內遭殘滅。殆無孑遺。自靖州。洪江驛以西。至晃州驛。鮎魚坡諸處。不惟重巖絕澗。深谷荒箐。上下艱難。而城郭邱墟。人烟斷絕。暴骨如莽。又其地苗獠雜處。畊者皆持矛負弩。矢自衛。荒茅漲沙之中。往往得虎跡。行過戰慄。不能自保。次平溪。有關。則帥府在焉。兵衛甚嚴。以孝子短髮吳音疑。

爲奸細。執以見主帥。孝子涕泣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盤詰。然從此所歷山川風景。所見官吏人民。別一氣象。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西南歷鎮遠。偏橋一路高山排列。深溪架梁。幽險如鬼窟。將至平越。山勢益峻。兩旁皆夷落。土人云。往時苗常出爲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爲虎所食。孝子聞其言。心惴惴常恐不免。自平越而西。歷清平。新添。龍里。又西南至貴陽。遇徽州人程姓者。知其父履歷。告之。孝子于是知父無恙。已掛冠五年矣。貴陽新建王



府。尉。字。崔。崑。護。衛。甚。肅。象。馬。塞。道。文。武。鵠。立。程。姓。者。導。孝。子。至。前。奏。事。明。日。得。令。票。遣。去。孝。子。乃。得。復。前。途。中。兵。馬。紛。擁。爭。前。驗。票。或。擊。破。其。手。中。蓋。自。是。不。復。能。蔽。雨。歷。威。清。平。壩。普。定。安。住。及。關。索。嶺。嶺。陡。絕。登。至。半。嶺。喘。甚。力。盡。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強。起。踰。嶺。而。西。既。下。嶺。則。布。帳。漫。山。徧。野。人。馬。縱。橫。旌。旗。蔽。空。砲。聲。如。雷。震。動。山。谷。孝。子。行。逡。巡。一。騎。突。前。執。之。入。營。詰。問。驗。票。慰。勞。爲。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前。行。數。里。復。遇。後。營。軍。容。如。前。營。孝。子。一。時。震。炫。耳。自。然。在。途。已。習。見。又。知。

去二親不遠。喜多于懼矣。自嶺而西。渡盤江。歷安南。衛普安州。去普安數日程。爲安隆。安隆故所也。今改爲府。非道所經。遂入雲南之平夷。衛遇故陽宗知縣。浙東錢士驪孝子。于是知其父起居益詳。今在白鹽井也。西歷霑益。曲靖。渡楊林海子。至雲南府。雲南自乙酉秋。遭沙土司之亂。沐藩失守。遠竄。丁亥。西兵入平土司。諸寨迤東一路。殘滅殆盡。惟省城百姓迎降。無血戰之苦。今爲之改觀。一如都會焉。時江南人之流寓滇中。及滇人之官于江。浙而不得歸者。聞之。皆來集。如桃源中人遇漁父。

競相叩問。聒耳不休。自雲南又西。並滇池出碧雞關。歷安寧。過楚雄。而抵姚安。姚安府官爲遣役。送至白鹽井。時五月望日也。計在途一百九十五日。自蘇州至此。蓋萬里矣。孝子至門。一婢望見。更熟視急走入。白主人曰。蘇州相公來。主人不信。方詰問。而孝子上堂矣。孝子拜父母。先賀無恙。後謝候起居。晚父母驚喜。亦拜相勞苦。起而相抱號泣。蓋孝子與父母隔絕十年矣。所攜弟之子。時從外負薪歸。驚疑立門外。探望其父。呼進。各認面目。乃兄弟相拜。泣問昔日僮僕無復存矣。所居山舍。自書。

簞之外無長物。其父語孝子曰。予自丙戌冬。蒙按臺吳公薦。得行取。至丁亥春。報至。會滇西亂。道阻不行。誓不復仕。數年以來。家鄉隔絕。無復歸夢。今春在琅井。于友人案上。得李卓吾續藏書。載王原尋親事。歎息謂。今世當不復有此人。不意汝乃能之。原之父時年六十。有四。與吾年適合。亦先兆也。久之。孝子啓父母作還家計。父曰。吾年老。頗思故鄉。然途中艱阻。柰何。孝子曰。既可來。何不可往。所苦者。無行資。父曰。苟能往。資尙不難。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較士。得門生八人。當以累之。孝子

遂以六月初旬持父書詣諸門生家。南歷楚雄。遇地震。城頭雉堞皆崩。孝子幾不免。至南安。以病目。畱者旬日。又西北行。歷賓川。過雞足山。循金沙江。上鶴慶。尋上劍川。其地漢夷雜處。人皆依羊皮氊衫。帶刀出入。見之心怖。還歷鄧川。大理。望點蒼山。循西洱海而東。海水綠如柳汁。方大雨。水漲踏海岸。行數里。浪湧過膝。前及米甸。聞有悍兵劫掠。夜半走荒谷。鸚鵡猿狖聲出樹間。復尋山得路。歸白鹽井。時九月杪也。又奔走四月。往返三千餘里矣。父之門生遇者三人。皆有贐贈。而行資未足。其父

曰。歸途尙有門生在黑鹽井。孝子曰。如此可行矣。乃詣府遞告歸文書。欲執符信以行。卒不可得。諸故人謂孝子父子亂世流寓亦常耳。何必故鄉。固止母行。復畱連久之。孝子具藍輿與二親乘。已與弟步從。以十一月四日發。白鹽井次姚安。過冬至而行。及黑鹽井。果如所望。斧資得不乏。遂出祿豐。至雲南。時得黔楚消息。知南北方相持。戰爭不息。父子坐旅中。愴累日。因畱過歲。詣將軍府得給票。癸巳正月十一日發。雲南出歸化第一關。途遇來者云。黔中雨雪四十餘日。雪深至馬腹。著樹皆

冰如劍戟。心以爲憂而行不爲之阻。尋人貴州界。則凍雲飛雪。陰霾厲風。祁寒逼人。已而積雪漸消。流潦縱橫。瘴霧蔽天。如在甌中。前及平壩。有騎兵并輜重。及所擄婦女數百。千計。跨驢者策杖者。相扶攜者。絡繹而至。問之曰。從廣西來。又前遇敗兵數千。擁一象。踉蹌散走。無復部伍。則云。從四川來。蓋是時安西戰勝于桂林。撫南敗于保寧。勝兵所擄獲者。敗兵之奔還者。皆道黔中。故孝子與先後遇于途云。自發白鹽井。至平壩。皆孝子來時故道。顧以爲今歸有家口。非來時獨身比。慮貴陽有阻。

乃迂道從龍場驛而北。歷養龍渡。烏江。入四川之遵義界。由思南迂思州。所歷三度關。鸛鵒溪。武勝關。雲盤寨。諸處皆險仄荒深。寂無烟火。惟見黃茅白骨。夜則聞鬼哭聲。虎豹嗥啼。或突其前往。往魄奪神駭。自思州南及清浪。始復從故道入湖廣界。則所在潰兵暴掠。蓋是時滇兵新敗于武岡也。乃多從閒道行。及新化。方得脫險。孝子爲父改妝易服。前及藍田鎮。始舍陸從水。孝子乃得脫草鞋。奉父母登舟。渡湘江。將出醴陵故道。聞前路有警。又改從北渡。洞庭中流。風甚水波惡。柁壞前帆。索絕。



舟欲覆者屢矣。頃之船竟隨浪湧至岳州城下。尋至武昌。沿大江過黃州入九江。自湖口入直隸之東流。歷安慶池州。蕪湖采石。至南京。望鍾山。沿揚子江下鎮江。歷常州而歸蘇州。六月十八日也。自孝子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十餘日。凡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衛司關驛鎮寨不可勝紀。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苦夫山川之高深。靈異古蹟之名勝。木石鳥獸之奇怪。天時地氣。人民風俗之變。不可殫述。且孝子所過皆疾行。又艱苦萬狀。亦不遑詳也。

歸子曰孝子之父孔昭字含美與先兄同舉于鄉  
余以孝子故始識之含美言歸途日行數十里或  
百里二老人坐輿中猶苦勞倦而向堅始終徒步  
每止舍買食物執爨具湯沐施衽席晨起復具食  
整裝皆向堅一身爲之無一刻寧息初不以爲勞  
夫涉萬里途者或以征伐或以仕宦奉天子之威  
命有官爵之尊人徒之衆猶憚不敢前或往而不  
返孝子以子特之身往返絕域如履康莊此豈人  
力之可能與彼其精誠上通於天故所至得天助  
焉昔年海虞瞿生元鎔省其父畱守公于桂林且

達矣而桂林陷公死之。生死於亂兵。父子卒不得相見。豈人倫之際。固有幸不幸與。孝子質樸無威儀。言不能出口。歸方訓蒙。以給菽水。嗟夫。忠孝之事。固非飾邊幅。務聲名者之所能爲哉。

歸莊曰。篇中叙地名。書法有例。所過府必書。要地則州衛長官司亦書。大川必書。志所經也。山嶺不悉書。不能詳也。所至之地。皆曰歷經其界。曰過更一省。曰入入必書縣。或衛或驛。詳道路也。從間道而至曰達。省會曰至。惟武岡州亦曰至。而安隆則附見焉。姚安曰抵稅駕之所也。

鄭醒愚曰非作計里鼓乃爲孝子歷歷寫出苦情苦況耳筆墨與他孝子傳又是一格

似見篇序

陸次雲

似見篇者余繼室王之遺詠也幽顯分飛有如哀雁余故取少陵望盡似猶見之句以名其集嘹唳餘音其引人涕淚可知也余所居破屋半間穿風漏日盜無儲粟桁鮮重衣蕭寂荒寒王至不以爲戚日笑語于老姑之前使垂白慈顏于愁苦中每生歡喜余問之子何樂而如是耶曰余何樂乎強爲歡以娛爾親耳越再歲舉一女余生計甚艱將

應貴陽太守之聘而以道遠爲愁。王曰：君無愁。上奉北堂有我在，爲丈夫而不乘長風，破萬里浪，與閨闈之人何異乎？余乃行賦詩相囑。有堂上有慈親影，外無昆季承觀。賴汝賢，委汝以爲弟之句。王曰：君返當以三載爲期。此外無一語也。余至夜郎，太守旋以憂去。余不及二載而歸，歸而出見懷詩相示，詩盈帙，雖辭旨酸辛而賞其清售，翻甚快也。居一載，余生計益艱，入閩總督白南歸將聘余而之北。余語王曰：浙之距燕較金筑之遠僅三之一，且郵書之便雖三千餘里，通若呼吸，不似向之杳。

然也。王曰：然語雖然，而掩袂私泣，異于昔至都制軍以衆人待余，余不樂辭去，復受偏沅巡撫之聘，撫軍以國士待余，余欲歸省親，不卽得。家問時至，皆母口授，而王所書累牘，洋洋無一私語也。二日者，於書中藏一札曰：母病甚，余欲君歸，恐誤乃事，止君勿歸，恐誤大事。事兩難，君自酌之。余方踧踖躊躇，越數口而家問復至，皆母氏之言云：病愈矣，毋遽返，又不及其私也。方耿逆造悖，時人勸之曰：寇可畏也，盍遠避？曰：寇至，死于寇，避寇亦恐死于賊，設有急，吾後戶臨流，當抱女共沉以死。止水

當前勿去也。其有定識而矢志如此。歲丁巳。余以元旦忽驚寤。心甚憂。五月初六日醒而蒼昏者。卽及夕至夏杪。而訃音至。其長逝之時。卽端陽後一日也。余歸而舉其喪。于零香剩粉之中。得其遺稿。又復盈帙。偶一覽之。益酸辛而不忍讀。閱今五年。生死悠悠。不來入夢。豈長齋繡佛之人。已生天上耶。鵠都之客遠矣。少君又不復生。何從見之。何從問之。所悲者。瑣瑣弱女。失母無依。吾序其詩而付以讀之。以當閨訓。嗟乎。潘岳悼亡。見遺掛之在壁。猶唏噓而不勝矧。余展其手澤者。更何如哉。

高。魯。人。曰。天。下。奇。文。只。是。真。真。到。極。處。便。奇。奇。到。極。處。字。字。是。珠。亦。字。字。是。淚。此。一。序。可。以。作。王。夫。人。之。狀。可。以。作。王。夫。人。之。誄。以。似。見。名。篇。哀。多。如。更。聞。矣。

鄭醒愚曰振筆疾書情真語摯覽之令人凜然增伉儷之重



相思相見轉更生  
嬌怯容顏更留情  
不敢人前通密語  
只將珠重慰鄉

甲午林初時其人係得微恙因

初主相對汎潤頗不勝情因以此  
以誌咫尺山河之感

時在乙未年月初旬  
恙怯廢人再書

虞初續志卷四

小娘孃山館重校刊

玉經鄭澍若醒愚編

沈雲英傳

毛奇齡

少時赴洛思山作文會名洛思社有言此地長  
巷沈氏有文節烈而知書能通春秋胡氏傳同  
社沈兆陽其高足也予急持兆陽詢之曰誠然  
但其人吾姑行授書于家衛非同姓兒不以授  
吾老子孤經每苦傳題多沿誤藉其正之予聞  
之悚然請隨兆陽卽往謁不可請過名不可乃  
詢其節烈事同會聞之皆歎息去旣而遇其從

弟舉人婁瞻于杭見其當時所授游擊將軍敕字半殘缺而其文甚纖細是倪文正公在館後草詞習氣子欲傳寫之而以事違別其後子出游則其人已死初爲誄詞弔之既而其從弟索子爲墓銘其中卽以所見敕彷彿記入因題曰改明特授游擊將軍兼道州守備烈女沱氏雲英墓誌銘載于子集中有年矣暨子入史館以啓禎年間事無暇論及且是時以莊烈皇帝一朝實錄未備乃輯十七年間邸報及他所遺記捫年纂輯名曰長編此時竟未從一問及也今

歸田後索故鄉遺事了不可得。及觀志則於選舉志中其尊人名下註云雲英別有傳而傳又無有。曾記己酉歲予在淮西金使君署禾中俞右吉作座客。出其所著三述補索子爲敘三述者奇事盛事異典也。弇州創三述自洪永至嘉隆止而右古補之。乃取雲英事入異典中以爲女子授將軍此在明朝未有之典。則知事出非常。凡屬有心人皆能搜剔遺軼不使失墜。今幸與之同產斯土又生當其時身親目擊乃不一爲之表章豈非憾事。况喪亂之際事易湮沒卽

傳問甚確尚有訛傳失真之慮有如此明白証  
佐而及今不記後將渺茫矣因擬爲數行附錄  
於後見者亦有以知其大概云爾

沈雲英者長巷里沈氏女也父至緒中崇禎四年  
武科進士雲英生時隨父出入京騎馬能馬射九  
歲見論語有省請受學期年徧誦四子書及孝經  
女誠唐詩宋詞略涉目卽記憶不忘于是向塾師  
請受一經兼請受其難者乃受春秋胡氏傳明令  
甲春秋取士以胡氏傳爲題雜而無理曰傳題傳  
題雖強記朝夕研辨十鮮不失五以故學者多難

原缺

事若其奪父還尸孝也夫死辭爵節也國亡赴水忠且烈也忠孝節烈萃于一女子之身此亘古所未有豈特授將軍職而始爲異典哉○其父其夫皆殉國難尤奇

彭夫人家傳

魏禧

夫人姓王氏鄧州九重堰人曾祖以吏爲塾江主簿父懋恕貢士爲密雲令夫人年十三歸彭公而述公幼孤大父及大母母皆在夫人孝養之得其歡公故負氣概有齒隸欲殺之夫人持短刀牀間夜則令公臥內壁曰來我死之君得跳去公酖酒

每醉歸則侍立以待其醒徐稱姑平日訓戒語飲  
爲之少丙子流賊起夫人奉姑奔鄉中所居樓爲  
賊陷長女罵賊死夫人奉姑得免時新穀未登夫  
人往田間撝稻先熟者舂盜米以啖姑自拾稻而  
食丁丑鄧州城陷夫人又奉姑挈子以免庚辰公  
成進士葬父賓客會葬者驛絡數千人夫人支吾  
中饋嘔血髮盡脫辛巳公令陽曲鄧城再陷而夫  
人先數日已奉姑他去公才夫人爲官輒以政事  
告夫人夫人進以寬和功令督修練儲備四事甚  
急夫人曰我婦人不知外事但勿務以官速化殫



民力耳。姑病革，屬夫人曰：「必葬我汝舅之隴。」汝夫  
酒人，恐忘事。其後夫人卒，從平陽扶姑視返里舍  
葬焉。方公與夫人護喪歸，李自成已破潼關，鄉路  
絕。故瘞母平陽，而僑家蕪湖池州。山中山多虎，又  
土寇不時至。夫人夜率僕婢持挺，刃篝火坐公廚，  
睡聲如雷。夫人曉大義，能知人。甲申四月，夫人與  
公在武昌間，國變。夫人不食者累日，謂太白：「恨我  
婦人，不能救國家之難。」因自投江中，救之得不死。  
後丑年來，撫貴陽多亂，屯聚出人者不下數十萬。  
夫人每脫簪珥佐公享士，標下張將軍使酒難近。

軍中皆惡之。夫人謂公曰：「君善視之，我觀其人，樸直，他日可與同患難者，必此人也。」及靖州之敗，卒得其死力，以免外姻。王將軍者，素豪道，偶以書來。夫人令諸子讀之，至半口，雄心盡矣。將軍其不免乎？未數月，死有故。將軍亡命，公所公與爲兄弟交。夫人心敬其爲人，而戒諸子勿從之。游曰：「此人跡甚奇，然不可處。」亂世第三子始奮好，非常客，獨厚善之。公歿後，將軍不用奮言，爲人所凌踐，奮出不肯護。夫人怒曰：「容所以在此，由汝父也。汝父歿而人欺其客汝輩，何以爲人？卒令奮護之，如公在時。」

諸子有布衣交官其鄉諸子皆望之夫人曰吾聞其人非古處者其或以貧賤交爲嫌乎已而果然公之卒也在雲南板橋歸喪萬里水陸數易涂皆夫人主之諸子受成命行事而已微夫人喪幾不得歸初公負大志以封侯自許故進仕不少止在雲南時夫人嘗勸之歸曰仕宦豈有盡哉獨不記二十五歲夢中耶蓋公庚午歲病甚不知人寤而曰吾至雲南一見其山川城郭人民風俗言之歷歷及之官所見皆與夢同而公竟以是死夫人好種樹家居鄧西鄙茱萸河暇則督家童種榆柳森

然成行列。翁姑墓松柏皆夫人手植。又種二株白楊於烈女墳。常撫樹流涕。公有友德于公殊而無後。夫人命子孫歲時祭其墓。爲種白楊樹數株。墓上曰。以志吾不忘。

魏禧曰。豪讀左氏傳。楚夫人鄧曼多識略。雖賢豪士何以別。夫人固鄧產其智量。何其相似也。甲申聞變。不食投江。幾死。又過人遠矣。

椒峰曰。逐段散叙。若不相屬。如秋山數點出于雲際。而字字生致。無一語粘滯處。逼真史遷矣。

戴南枝傳

番末

戴山人易字南枝不詳其世系出處語操越音數稱說劉念臺先生及西戌間事蓋越之遺民云來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蒼顏古鬚幅巾方袍談論娓娓喜吟咏能作徑寸八分書吳人傳客之先師徐侯齋性行高峻平居闔戶不見一人特與山人相得稱老友先師暮年喪子欲自營葬地以告山人山人口堪與家言人人殊且君無力延致吾粗明此術當爲君求之先師言先文靖公葬陽山吾不欲離其側子勿求詩他所山人乃芒鞋簪笠循陽

山左右求之久乃得一地屬諸大姓購之不得而  
先師沒僅一嫠婦一孤孫餽粥不繼謀葬先師于  
祖塋而族人不可山人曰吾業已爲侯齋任此事  
不得地一日不了于是棄絕百事買小舟遍歷諸  
山村所不至徒步跋涉高山荒谷無不窮探風  
餐水宿無間寒暑山人素不爲人相地人亦無以  
是煩山人者獨爲先師營度費皆自辦之經年乃  
得地于鄧尉之西真如塢以告耒曰地甚佳又在  
梅花深處與高士相宜地價須三十餘金無所出  
耒先以十金成券餘將徐圖之會耒有黃廬之游

山人募千人。無應者。乃矢願賣字以買地。初求山人八分書者。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于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貲稍稍集。又相旁地常買者。並買之。凡四十餘金。而也畢。入未遠游。歸驚。喜過望。蓋吳下營葬。惟卜地最難。地所既鮮。良者薄有名。卽高自標置。喪家具舟輿。備飲譏。同相視。三四年。或不能得一善地。先師既愍遺孤孫。族黨無相關者。末又遠隔百餘里。于何求地。既得地。則葬費雖重。猶易舉。來于是力任之。義故間有助者。又費七十餘金。而先師竟葬矣。既葬山

人復爲之培至栽樹成石立表又費三十餘金意猶未已山人酷貧寓無隔宿炊冬月常衣絺其求地也目之所營神之所馳無往不在是鰥西繭足徬徨山谷中不知疲倦其賣字也銖積寸累悉歸之地不妄費一錢一蒼頭下能忍飢輒辭去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涕人多笑其迂譏其愚終不爲悔至譚笠人事竟以集鳴呼先師簪纓世家親族故舊甚衆身後鮮過而問焉者山人非有葭華之親簪笠之充定以片言心許不惜傾身命以踐之無所爲而爲豈非天下之高葬哉充是類



也。豫讓之吞炭。嬰杵之藏孤。桃哀之併衣。保安之積絹。何所不可爲。山人不言其生平。然大畧可知矣。山人作釣臺詩至數百首。有家不歸。年八十。避賀壽者之釣臺。旬月乃返焉。

贊曰。越多奇士。若唐玉潛。林霽山輩。義甚高山人。其流亞與。侯齋先生。苦節五十年。所遭逢多奇阨。晚得山人力。遂以克葬。蓋有天焉。然吳中第一義舉。爲越人將去。念之令人慚。士有一節而足以垂名千古者。余傳山人不及他事。然以不朽有餘矣。

看三生石記

毛先舒

宿白雲菴。次日夙起。欲恣游。聞雨聲淙淙。粥後稍止。天陰霾。猶不開。已望軒窗外。山上人行不持蓋。虎男喜。語余果霽矣。已忽聞雨更驟。皆驚。徐視之。則風至。樹密墜葉中。雨耳。時子九翁倦。不果行。余偕虎男出菴。曰。今日決當踐三生約。訊山僧多不曉者。凡五六問。而得徑石在下天竺寺右。狹路逶迤。入凡一里餘。見山玲瓏。崖巉曰。是矣。然無徵。不知果何塊。屬三生古石也。益折而西。有亭可憩。與虎男物色久。皆彷彿耳。更西出山。勢益巖。窺石形益奇。取竇頰入。見三石。擘開如筆架。斲方冀得之。

乃有酤吳客數輩亦來看石互相語三石分一生  
三生三生既去余竊思東坡記圓澤托生事歷三  
世且因歌名石不當是三虎男曰然當必有驗因  
搜泥剝蘚捫石膚求之忽得數字題云正德庚辰  
人日方豪江暉陳宜自靈山來江暉者號亶爰吾  
鄉先達正德中官太史者也因念三君至此題石  
紀勝茲地古來游者殆寡屈指今已一百四十六  
年云然終不得石更搜良久始得石之陰鐫字曰  
三生石刀畫若新不如江題濩漫始爽然以爲不  
負尋幽之興皆拊掌笑石高三丈許徑七八丈崔

律曉削黝蒼。錮苔洞。罅通穿雲氣。蒸出如細霧中。  
小凹處可容五六人坐。陟石尋徑上。過山脊。卽靈  
隱寺也。圓澤昔與李公約在天竺寺外。不知騎牛  
扣角兒何緣至此。虎男復謂余。今得石信。向吳客  
以比江郎三片者。真妄語耳。余曰。是不足訝。袁擇  
菴才繡如。江律細如髮。而西樓諸傳奇。且誤用三  
生石事。皆隸諸情豔。何況若輩吳兒耶。已天微雨。  
遂辭石去。還菴。已燈火矣。酒殺陳設。子九翁獨坐。  
不飲遲吾二人至。則大呼酒來。彼此縷述遊狀。翁  
聞太史昔題曰。吾家直爰公。興復不淺。乃爾而吾

今茲不復拜此石也。吾滋媿。吾滋媿。因相與劇飲。徹曉乃寢。

張林宗先生傳

周亮工

先生諱民表。字法幢。一字林宗。一字塞菴。大梁之中牟人。世居鼎澤里。宮保孟男之子也。先生生不茹葷血。四五齡便知結跌。稱佛號。至二十餘窮極荒典。每有詮解。不落下乘。宮保公爲娶和夫人。經十載。猶未同衽席。官保公慮其廢舉子業。且乏嗣也。累正色責之。已乃稍稍爲制藝。入內舍。云性嗜古文詞。落筆卽抗古人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點。

定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卽頽然。揮灑如雲烟。醒視之。自謂有神助。生平著述甚富。彙帙近百卷。秘不以示人。友人請以行世。先生笑謝之。大抵先生古文詞。宗韓昌黎。詩法魏晉。及杜少陵。餘子不道也。官保公家固貧。先生又好施與。家遂中落。先人廬舍在夷門內五十年。未嘗一葺。治然殊不屑屑。意中惟愛賓客。與人接。竟日無惰容。張睡心先生嘗言。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孔北海但有共願。先生實有其事。蓋非虛語云。先是官保公卒於白下。先生奉柩還里。過宋城。柩將入郡。侯難之。先生抗

聲上書。義意悲盡。郡侯愧謝。一時士夫傳誦焉。先生以辛卯舉於鄉。十上公車。不達。年七十。志不少衰。郡邑大夫有以地方利病詢者。人諷先生以葛巾野服見。先生曰。吾旣以孝廉舉也。葛巾野服。非孝廉服也。吾不能學衆之矯。時方舉天下賢良方正。同里張東齋諸公。欲以先生聞。先生曰。吾旣以孝廉舉也。逆行倒施。吾不能學衆之僞。郡邑亦徵請。恐後。先生皆峻辭拒之。晚年書法益進。詩益工。與尉氏阮太冲。汝南秦京。相友善。自稱旃然漁隱。又號藍洲道人。四方之至大梁者。自王公貴人以

至走卒販夫無不以得見先生顏色爲幸先生以  
應酬煩煩時避客中牟中牟郭外有水泓然蒲津  
二十四之一也先生剗小舟蕩漾其中有訪者卽  
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先生集中有南陂諸  
詩卽其地也嘗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髯蘇半升  
僅漉淵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乘敗車無頂  
慢一老特牽之朗吟車中老幼環視如溫公在雒  
上時春日每造郭外老杏下飲輒大醉門人子弟  
扶掖而歸頽然自放世無由測其淺深好汲引後  
進孜孜若不逮以故四方從遊之士如金谿文大



士輩無慮數十百人中多賢者時予初見先生先生謬語人曰此德器也吾家子弟行當付託之遂使三子問業於予凡八載至卯辰予幸博一第始辭其家塾別先生去壬午寇圍大梁先生勸當事密檄左寧南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通黃河一線爲之餉道當事者不行豫鎮陳永順怯欲入城先生以死爭之謂歲凶粟不支入則飽獨兵矣勢且兵與民俱盡當事者不聽卒至搜餉以養兵而民之死者遂不咎寇寇暫卻人有諷先生以去者先生曰死則死耳柰何以身爲眾倡時撫軍高公慮城

且陷素重先生。日命人眎先生城上。以占一城安  
危。先生耄矣。猶日率門人子弟。拮据矢石間。不少  
怠。以故圍城五閱月。士民食盡。卒無叛志。水灌城。  
先生急取所著詩文若干卷。自負之。至其內弟和  
玉家。結木筏登之。長子允集。次子允隼。三子允  
雋。及門人文大士輩咸與俱。長公子附漂木登。西  
城欲從。撫軍請救其父。而撫軍已去。徘徊號慟。賊  
疑其異。欲持去。公子曰。吾張某子也。安肯從爾。遂  
罵賊死。先生望援久不至。水益大。號泣求登筏者。  
益多。先生皆移筏救之。筏重且沉。乃移筏就和氏。

屋屋上人垂綆相接。先生援之上。引者援者皆久  
乏食。腕無力。數上下者久之。而水益至。遂沒項背。  
已且濡首矣。次子與文大士俱溺於先生之側。撫  
軍命舟來迎。戒長年曰。不得張孝廉勿返。舟至先  
生亡已三日矣。僅載先生父子兩骸出。撫軍哭之  
慟。並葬之柳園松棺。淺土。僅免暴露。而先生自負  
之集。盡付波臣。廣陵散從此絕矣。三子允雋。時年  
十一。依浮木與老僕婦栖人屋上。垂兩日夜。老僕  
婦餒甚。欲謀啖公子。公子覺。急附浮木順流下。遇  
直指雷臣王公濟人舟。至號曰。我張某子也。舟中

人素德先生救之得免先生爲德於鄉數十年無  
長幼弗沾其澤者此其報乎公子流離河北子弟  
靖公覓之三月始得予時令濰遂如濰爲述先生  
永訣言吾生平爲文迄今五十年無一表見今國  
破家亡吾死兒脫見周子道吾所以予聞而泣失  
聲今藐諸孤撫於予家予官南臺遍徵先生詩文  
之散逸者彙而梓之庶幾先生血胤不絕而先生  
之文采風流亦借以存其萬一天下賢士大夫儻  
亦有進而憐之者乎知必有不朽先生者在予生  
也晚不能盡識先生行事特述其梗概如此以俟

先生之知交採擇焉又錢虞山曰林宗與祥符王  
損仲尉氏阮太冲汝南秦京相友善子之交於林  
宗以損仲也宗尉西亭多藏書予属林宗購其書  
目天啓中予以閹禍里居客從大梁來林宗繕寫  
間。閑。寓。予。酒。間。片。語。皎。如。信。誓。林。宗。之。生。平。爲。可。  
知矣。

鄭醒愚曰先生之才之品俱足傳得操園先生  
文更傳不朽。

孝烈張公傳

王猷定

公諱清雅字玉楚世居潛山縣北鄉父純吾公生

三子長卽公次清憲次清宗皆業儒公貧而力學  
累試輒不售立塾授生徒嘗截竹爲筒每食必念  
父乾餼脯饑藏諸筒袖歸以進年三十一清宗死  
公晝夜哭憤以頭觸柱遂眇左目人咸敬之其家  
在城北白玉澗之濱距城八里崇禎十年獻賊焚  
殺北鄉舉家遷頭寨長子超載同清憲居城授經  
公力勸父避塞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公乃偕幼  
子超藝侍朝夕外報賊勢急父病將革命公攜超  
藝去公痛哭掖父起父瞑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  
畢此命言未訖氣絕猶視公公抱父痛幾隕復甦

超藝同僕雲滿從窖中昇棺具衣冠以殮賊將至  
滿趣公去公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  
之去將安歸汝從超藝伺濶中倘焚廬吾以身殉  
滿曰滿年七十餘敢惜死願守棺煮茶待賊公從  
之於是蹲伏梁隅超藝匿厠舍賊擁入大索不得  
欲開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童笑將加刃一賊曰  
徐之老僕尙知禮一賊抽刃逼其喉曰出汝主貸  
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滿仰屋睨公公  
從梁間墮賊大驚斬棺公撫棺哭以兩手覆棺手  
斷血濺賊手羣賊笑賊怒砍公仆地超藝聞殺公

從厠旁躍出泣求代。將伏公背。賊舉刀碎其首。父子死焉。超藝死年十六。英爽不羣。賊悔而憐之。相與移棺中堂。以草覆公父子屍而去。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帚瀆水撲之火。滅越三口。賊盡去。滿泣告鄰人乞兩棺殮其主屍。長號不食死。

鄭醒愚曰。張洵孝烈。其僕亦非常人也。如此主僕俱遭橫死。固曰劫運。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陸次雲

趙使君諱景和。字萬育。錢塘人。天啓丁卯。孝廉也。夙與相國史文忠公可法相友善。居嘗抵掌時事。



相對啼噓每至泣下衣。方今滄溟正沸清晏。  
難期設遇時危。常可睢陽吾輩事也。使君曰。倘遇  
疾風。敢不爲勁草乎。初使君教諭于禾。作人爲盛。  
後授瀘州州守。張猷忠方踞蜀。不得進。俄而李自  
成犯闕。鼎湖問至。使君北向慟哭曰。君死社稷。吾  
將安歸。欲自刎。偕行者奪止之。還赴留都。時馬士  
英柄國。引阮大鍼爲大司馬。日與衆正爲仇。史相  
國督師江北。尤爲所忌。有薦使君才可大用者。馬  
知其爲史友。勿善也。久之。調爲廣德州守。時淮陽  
圍急。寧南侯請清君側之賊。大理姚思孝等請救。

淮南士英厲聲曰君臣寧死于敵勿死于左此皆  
良玉死黨爲游說不可聽也于是調黃劉諸鎮衛  
石頭而北守易疎文忠血書告急棄勿顧使君聞  
邸報大憤曰惜吾友一腔熱血空付之馬革矣揚  
城破史相國立城上拔劍自刎死時宏光已出奔  
矣士英惶急懼寧南兵扼安慶將走浙挾母僞稱  
太后道由廣德其兵沿途殺掠無復紀律皆衣婦  
人衣紅紫綺繡重襲一身疊釧在臂簪鈿盈首而  
猶涎州治傳檄諭守出庫金以犒軍備法駕以迎  
太后使君裂機奮怒因下令曰有不奉詔而南軼

者毋許入。士英于城下請守見。誘以甘言。使君叱之曰。爾爲元臣。不思報主。釀成覆敗。國家何負汝。而若是耶。汝云。保駕駕今安在不。保主上而保太后。人傳君母誰不知耶。爾速去。吾箭鋒恥飲爾賊臣血。士英命子都督錫腹背夾攻。民心甚固。州城旋毀。旋築。後力不支。爲其乘闖而入。使君還坐廳事。士英至。不起迎。士英曰。爾小吏敢抗我哉。使君曰。爾蠻獠。非人類。廣德州守今日爲國死。然恨不死外難而死。賊相耳。吾今得與亡友道林踐久。要於泉下矣。吾且爲厲鬼逐爾。士英趨卒刺使君。使

君挺身受創死其妾秦氏死于井是時其子蒼壁  
方九齡僕人錢義匿之脫于難戊午登賢書壬戌  
成進士其孫荃蘇詩文克繩家學人以爲孤忠之  
報當馬兵蹂躪廣德時忽雷雨大作恍見使君毅  
魄在雲霧中士英懼卽捲甲去去而武林不容會  
稽不受宵遁于閩卒父子伏法駢斬延津而使君  
廟祀于州久而愈烈去

陸次雲曰蒼壁字晉襄吾友也有父風能讀父書  
道父遺事其于張許子弟何如哉天待趙氏不可  
謂不有加矣且吾觀士英流毒無窮倉皇逃死而

不免于死。其死延津視死維揚與廣德者何若哉。  
汪東川曰。以使君爲經。以相國爲緯。以瑤草挽  
合于經緯之間。雖所叙者一邑之事。而天下得  
矢具在其中。此之謂大手筆。  
鄭醒愚曰。趙君不死于外難。而死于賊相之手。  
非惟九原飲恨。卽閔者至今猶扼腕切齒。文鳥  
罵賊處。真勃勃如生。

虎口餘生記

邊大綬

余自壬午春伐賊墓。米人洶洶謂必招禍不測。余  
諭之曰。如賊果修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衆皆

疑信不一。而艾朝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爲賊之姻黨。聞賊行，牌至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羣謀俟賊到時，執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逆謀叟叟有據。余欲申聞撫臺，而其巡捕常昌運與高映元內親，恐其攬援中阻，遂密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門牆，蚤爲先容，竟至沉閣。值崇按臺至，爲余同鄉金公逆黨陰不自安，共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列余薦剡。按臺又欲會題陞城堡廳。黨人益惴惴懼，值十六年大計，伊採訪余官評，稱最其恨愈深，遂捏造單款，極力傾陷。然

終以司回無過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  
人老幼泣嗟痛余之去而余舉家慰快謂得脫苦  
海且遠仇讐也撫按皆諭留候題照舊管事余力  
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爲行李時長兄順爲山西  
澤州守因赴潞是爲歲之七月初旬至十月六日  
而闖賊破潼關旋聞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獻晉  
中震驚余十一月自澤歸里撫指逾歲賊烽已逼  
晉而東會真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三路  
犯神京遠邇震恐父兄親戚咸爲余憂勸道跡以  
避余撫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卽事卒可捐

嬭母何賴萬一蒙難吾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也。況同堂手足一公族衆寧忍全一已之生貽多人之害乎。吾原爲朝廷滅賊計。今日爲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爲。遂違衆意。三月二十一日驚傳都城已破。萬乘殉國。余聞之。北向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越四月廿八日。聞人言嘖嘖道賊犯山海。敗績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石等密謀欲興義師邀賊以雪國忿。擬次月朝舉義旗。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覓公館。實以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有變。立街頭待之。



頃有何役二人傳僞令曹懷玉票執余余挺身往  
見卽付賊使白姓吳姓者云萬歲取爾做官無恐  
也余隨之行入堂弟大仕宅老幼驚避賊坐索飲  
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爲之供  
應僞官又遣人來供奉並縛余不使離寸步內外  
不通一信傍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  
下獄一門兄弟俱被執則澤守兄暨堂弟廩生大  
顯大任大賴姪銘琯銘琦從弟諸生大防大中大  
謨大訓叔知縣維隆維明族叔諸生有道武舉有  
謨寄倉闔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一面余聞之

玉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卽與兄永訣矣謝生銘  
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大兵且至兄放心行  
毋爲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領之初一日執  
余西行眾爲備一蹇衛僮僕散逃覓一市徒相隨  
邑人觀者塞老皆爲嘯啼余欣然就道是日至肅  
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此日大雨賊眾悉披  
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日至真定入城  
喧傳萬歲駕將至賊黨衣紅者滿街謂老府兵見  
余咸椰揄曰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僞帥馬入其二  
門一賊衣藍紗者云是旗鼓詢伐墓始末人後望

稟偽帥訖傳言且出遂同吳旗牌至其家宿至次  
日初五日甫出卽有賊來傳馬老爺上南門發兵  
侯駕至便起行吳姓者遂帶余往見至街頭則云  
老爺上西門矣復至西城上吳姓者先到指余曰  
出城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  
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  
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萬乘  
崩沉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  
滅亡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  
督府前候一二時偽帥不返倏傳曰萬歲至矣不

進城至關帝廟吃中火卽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跟跬人俱亡矣余自分見闖賊決無生理盡以後事囑王役託其傳語家人我死於國難無恨也須臾間掌號賊眾起身去僞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固關值闖賊方殺人死者委積云關下百姓以塞井故又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言是時押余者三人在姓者夜逃偕縣役王姓遁去遺下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闖賊下馬陳賊欲稟知

吳刺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粉糝矣初七日過  
平定州西賊中傳言大兵追至核桃園已抵關下  
詞後營人馬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住平定東關  
外候示下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其貲重  
先行此時闖賊已先上大原吳賊同一賊僮押余  
馬步共八九十夜行一宿天明至壽陽南關抄米  
覓水炊飯食吃喂馬未飽余伺而臥吳賊出少時  
其賊僮來催余曰起起牽馬行至南街路西一小  
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卸行李伊入  
室仰臥酣睡其僮亦上樓臥余亦假寐許久不醒

閱馬臥余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則堅久弗竟  
余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  
詭曰南頭無水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  
三賊方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聲曰來  
取水具耳進其後房院有一角門外卽壽陽城下  
河中無水余跳下循城北行復上東岸踰牆入空  
房內四顧不可蔽復踰垣出北行遇二鄉民持挺  
蓋搶營者詢余何來余詭曰亦搜物者舍之而南  
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呶聲意追者至停步伺  
之則四五僮父各執鎗捧圍余曰汝從賊來耶余

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於何藏盡上  
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日方  
午慮爲賊所跡潛身山畔土窖中比至晚賊騎來  
者大老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  
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燐火螢  
焰殊非人境至曉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回  
鄉問爲何許人余詭曰保定諸生爲賊所掠其人  
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棲身余謝之行  
凡三十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眾各贈余  
錢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行餽則旬食

晚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發數處余已作乞匄形  
無阻撓者但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  
遇荷簣者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  
猥獠所經林木翳天曰遇陡絕處頂踵相磨上天  
入淵凡數十折始返陸渡井谷大河六七道涉淖  
沓念余西過時自介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逾  
真定與余同行者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  
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柳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  
族弟壘在其外父王宅傳語來見相對懷其舊余  
宿更余旬服黎明聞砲聲震天乃土賊爲亂闔鄉



戒嚴傍午始息借余一蹇僕送至王家莊胡宅爲  
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舊河南太守龍江公暨  
其長公劒原在門見余來驚喜交集相持啼噓入  
見二妹不勝慟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啜三  
僕來接傍晚到縣途遇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衆  
慰勞者塞戶謁老母悲慟欲絕眞再生相見猶疑  
夢寐也是爲五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憶  
余先曾祈關聖籤有直須重見一陽後始可求神  
望佛持之語余至真定爲五月五日闖賊至自分  
必死幸賊勢迫促未見至壽陽而逃則重見一陽

之說也。先一日宿山中。朦朧之際。耳中聞先大人聲曰。兒苦中。又苦我傷。而又傷爾。第見佛聖現化。即生矣。隨見有圓光大如初出口。金光燦燦。內有佛菩薩騎獅象而過。皆有鬚髯。不類素常所見。像須臾光散。其清如鏡。正照余身。而覺天明。至壽陽。遂獲脫難。順治元年仲秋。既望。再來人邊。大授識於長安僧舍。

隱逸傳

徐岳

烏程溫相公致政歸。因尋地入山。迷道昏黑。遙見隔林火光。匍匐投之。聞讀書聲。欲尋門。叩問不得。

于牆外呼之告以借宿。回云：「此處虎狼甚多，我家  
中人出反扃其戶，以倒鉤藤繞門外，我不得開。以  
延客，奈何？」從者俱有兵器，斬藤啓門而入，蓋倒鉤  
藤虎狼所畏。一觸其刺，則展轉鉤纏，至斃而後已。  
相公從者多，山中人識此藤性，不然雖有兵仗，不  
能去也。登堂見一人於燈下讀史，相公與之論手  
古興亡得失，瞭若觀火。與之論人材，痛下學術醇  
駁，俱有卓識。與之談河圖律曆諸書，莫不洞悉源  
委。相公曰：「子具如此全才，可以出而仕矣。」曰：「十年  
後天下亂矣，大厦非一木所能支也。」相公亦大慨。

嘆偶及當國時事。知爲烏程相公。卽欠伸作痛楚  
狀。云舊恙陡發。遂不復言。問姓氏。亦不荅。夜半家  
人歸。攜禽獸之屬。頗多。蓋弋獵所得也。明日相公  
回。遣人踪跡之。不知所之矣。夫隱逸之士。或耽泉  
石。或厭軒裳。或棲托元真。或避世待清。不一其倫。  
若烏程相公所遇者。不但踪跡不可再見。名亦不  
得聞。則又高人一等矣。

虞初續志卷四終